

# 目 录

- 中原早春（第一章·一九二六年的卢氏山城）符元亮（1）
- 我所知道的“九指虎”李德合同志……………王占柱（13）
- 忆二郎坪湾滩战斗……………张世界口述、段海山整理（27）
- 记守御合峪寨的一次战斗……………董广升（35）
- 叫河群众掩护伤员纪实……………赵彦杰（38）
- 抗战时期中共合峪地下党的活动
- 和地下党组织的建立……………程 迈（44）
- 柴云升事略……………徐宣武（50）
- 回忆志箴先生……………曲湘波（59）
- 常志箴先生和革命进步人士的一些交往……………刘潇然（73）
- 术精岐黄 爱国爱民
- 一一忆宋丙邵运先生……………光 源（76）
- 四代良医胡国祥先生……………谢绍安（88）
- 忆栾川第一所新型学校一一师范讲习班……………段海山（92）
- 栾川女子小学兴废始末……………马洪恩（97）
- 抱犊寨十方院庙产办学记……………李延绍（101）
- 忆栾川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……………王占柱（106）
- 激战潭头寨……………赵彦杰（111）
- 《栾川报》始末……………陈右桔（115）
- 栾川县解放前后庙道会的兴衰简况……………聂维鑫（118）

崇禎太子的下落何在·····	李肖胜、高天山	( 129 )
栾川的几起打孽事件·····	常书泽	( 138 )
“十大弟子”和“八大诸侯”		
——回忆冷水两派地方势力斗争片断···	刘占杰	( 144 )
观沟双霸——吴平安、吴方定·····	孙光裕	( 151 )
石宝口街变迁记·····	常书泽	( 155 )
汤营温泉·····	崔景华	( 157 )
张黑子报仇·····	黄位中	( 159 )
靠山黄班社和它的演出风习·····	赵书信	( 160 )
栾川的婚丧礼俗和旧时帖式·····	王占柱	( 166 )
老君山与李老君·····	刘占杰	( 186 )
来信照登·····		( 188 )
阅“史”有感·····	张毅斋	( 190 )
栾川官廨偶题·····	甄宇谦(徐宣武抄)	( 192 )
盛行三川一带的抗日歌曲·····	杨荣和	( 194 )

# 中原早春

符元亮 遺稿

雄峙豫西的八百里伏牛山为伊水的发源地、风景秀丽、土肥草美。传说三千六百年前的汤相伊尹，出仕以前，就曾在伊源的有莘之野（今栾川县城五华里许的漫子头有伊尹耕莘古地）躬耕，这里还到处是悬崖峭壁，险峰幽谷，明朝末年领导农民起义的李闯王（李自成），就曾利用这个山区地利优势，把当地饥寒交迫的矿工、贫民，吸收入他的起义大军，挥戈东征。

伏牛山的腹地的洛河以南，伊源以北，有个称为三川的小镇。山不峻而地势高（海拔2100公尺），田不阔而面坦平，泉涌溪鸣，聚为涓水（涓水发源于三川东十五里冷水南泥湖的骆驼山。古称攻离山。古笈记载“攻离之山，涓水出焉”）西遇南回，千曲万折，入丹江而汇汉水。一九一〇年初春，我就出生在这伏牛之巅，伊水之源的一个破落地主家里。

## 第一章

一九二六年的卢氏山城

自我记事以来，社会上处处是：兵灾匪乱，抢劫拉票，杀人放火。家庭里年年缺粮断炊，外债催逼，病愁满门。十二岁左右，父母因穷苦煎熬，相继病死。全家十八口人，突然陷入窘境。童年的我，自觉如深夜天空的孤雁，哀号无应，奋飞无方。

幼年，我常听奶奶说过：在那个深山密林里，也许是在那处大海的孤岛上，有个神仙世界。那里不仅山青水秀，花香鸟语，而且人人丰衣足食，无愁无虑。没有疯犬咬人，也没有人为非作歹，真是人尽欢乐，一派升平。记得在我双亲刚刚死后的日子里，我常乘夜半更深之时，瞒着家人，独自跑到野外的空地里，闭上眼睛，双手柱牢木杠，作撑船的姿势。心想用力一撑，大地会“唰”的一声，到了一个新的快乐世界，照这样连撑了十来多次，累得我满头大汗。谁知睁眼一看，还是原地未动。失望之余，也就不再干这样的蠢事了。

后来，记不清是谁对我说过：火柴的头，可以毒死人。于是我背着人，偷偷把半盒火柴的头掐下吞进肚里。谁知还是不起作用。我仍照样活着，心中很不舒服。

大约我十四岁时，我的对门邻居孙格和我的同族哥哥符路（二人都是年约十七、八岁的青年），暗地对我说：“我们要过西（陕西）吃粮了（当兵），到那里每天三顿饭顿顿能吃饱，每年还发冬夏两季新衣，按月还发六块银元的饷金。我们要走了。你想去就去，不想去拉倒，不准露风声。”这时我就毫不迟疑地答应。就和他们结伴而行了。

我们约好了十三个人，都是年岁差不多的邻居子弟，临动身那一晚，我们等到后半夜，怀着恋恋不舍而又决心告别的心情出发，我满以为从此离开了这苦难而破陋的山村，开始

过当兵吃粮的新生活了，谁知道我们刚走了二十多里，家里的大人赶来了。他们咒骂着吆喝着推推搡搡强制回家。到家几天后，我正幸喜自己没挨打，突然一天晚上，我大哥把我圈在屋里，用拳头打我的头部。我只觉得头晕目眩，打过之后，我没落泪，也没向大哥说好话，也不恨他，只觉得他太不理解我了。

这一年，我的堂伯家，请了一位姓李的秀才来教私塾。我又随他苦读了二年经书。经书，使我学会了一些孔孟的修齐治平的道理。

这时我的哥哥们，对家庭采取收缩、调整方针，把所有的八十亩地，卖去二十亩，当出四十亩，把欠人白银近千两的高利贷外债偿还了大部分。下余的二十来亩地，还可以自种自吃。于是，在一九二五年，我十六岁时，他们同意我去卢氏县城上高等学堂了（当时三川镇属卢氏县管辖）。

那时，卢氏全县的较大街镇多设有讲授小学一至四年级课程的初级学堂。在县城仅有一所名为高等学堂，实际上只是讲授小学五、六年级的课程。

我兴致勃勃地，一天跑了一百零五里羊肠小道，赤脚踏过了七十二道水峪河。看到滔滔的洛河水。木船横渡，就到了千舍栉比，四街喧哗的卢氏县城。

举行入学考试时，学校门内摆着一张方桌，桌前绑着红绸桌围裙。桌后正面坐着一位近四十岁、长着满脸红疙瘩、戴着平顶黑缎瓜皮帽的人。据说是本县的知县官。两侧坐着一位长袍马褂、黑瓜皮帽、留着三绺白胡须的就是我们学校的陈珩堂长。东侧坐着一位青年职员。他唱戏一般地扯嗓拉腔，呼喊着一个个投考新生的姓名。被叫的人就应声走到桌前，接受知县和堂长的注目审视。然后，被校役引入试场中去。这

一 考试 仪式至今历历在目，使我知道了考试实际上也是官场的森严。

我以国文程度较优而被录取入学。

开课后，早晨第一节课是读经。南陈堂长亲自讲授的。这课程多是我在私塾熟读背诵过的。是我觉到奇怪的是：我们这位清朝廪生的陈堂长，常常重复提念“世道日下，人心不古”之句。而且每每联系辛亥以来兵荒马乱的社会现实抒发他说不尽的感慨。

初到县城的两个月，所见所闻使我有新鲜之感的是 县城周围的城墙。城墙约四里半长、三丈多高、外圈还挖了三丈多宽、一丈多深的壕池。城墙根基，尽是用巨石凿成的辘轴，一个一个靠砌着，塔身尽用大砖块垒砌起来，坚实整齐。据说：二百年前的清乾隆年间，卢氏全县只有男丁一万七千口。以知县太爷为首的封建统治者，竟强迫四山群众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。可见人民的创造量是多么惊人！

此外，所传卢氏八景：什么“柳林烟雾”、“南寺晓钟”等……我也乘课余之暇，亲往一看。看景不如听景，都也平常。

后来，令人心神厌烦的事情连续发生了。

我校面壁墙外，是满院青柏阴森的文庙（孔庙），正面大殿上，坐着高约丈余、道貌岸然的孔子泥象。院内西侧厢房，设供着所谓“七十二贤”以及历代儒家名人程（程颐、程颢）、朱（熹）之辈的神位。东壁墙外是神象狰狞的火神庙。殿上楼下，摆放着横七竖八的内、外地死亡商民待运的棺材。教室后边，又是文昌帝君庙。接着是本县烈女祠和本县忠义祠。每所祠里，都陈列着三百个以上的木制灵位。据说这些烈女们，多是夫亡不嫁或遇贼不从而自尽的青

年妇女。所供的忠义者，多是历代守城牺牲以保卫县官豪绅的勇士们。当时，我们这些少年学生们，还不了解本县封建统治者把这些人设祠岁祭以示表扬之意。那时近城同学，都回家吃饭住宿。外地学生，住校也少。空洞洞的宿舍，有几段时间，只我一人独自住。每临夜深人静，时闻高树鸦哭和穴间狐号，不禁毛发赫然。

那时，知县衙门的监牢里，扣押着成百名他们所谓的“盗贼奸宄”。每到月底，常斩杀几人，以示威镇众。知县杀人，常是绑出西门执行，可是他们反而把斩下的尸头，用木框盛着，挂在东城门上示众。叫出入城门的百姓都触目惊心，有的畏惧而安分守己。恰巧我们学校，紧靠东门，门外又是一条清溪。为了不愿看到东城门上挂吊的死人头，我们一些同学，每逢课余洗衣，常绕道三里，跑到南门外洛河边去。

次年春季，连续传来惊人的消息：首先是冯玉祥部的西北军，打到卢氏来。我们都跑到街上去看，只见成群灰布军装、冠带整齐的兵士，和和气气地向商民小贩商量物价，买卖东西。仅此一事，在我们山城，也算稀罕事情。在此以前，所见的军队，常是前面一个兵士，高举着长官贵姓的帅字大旗，接着是一位骑着高头大马，满脸杀气的军官大人，后面才是拉着长尾巴一样跟随一溜士兵。拉在最后面的，还常常硬把自己张着嘴的破鞋和路过行人较好的鞋子换过来，自己穿上。而今天新来的“老总”们，能公买公卖，也就是了不起的事。往常四街商贩一听来了新军驻防，就吓得封门闭户。而今天担柴卖草的、卖鸡卖蛋的，都大胆高喊，市面上反而增添了煦煦攘攘的热闹气氛。

这时，大家低声说，原来的衙门知县，昨晚跑得没下落

了。新来的冯部军队，把城里的大绅士们半请半拉地在衙门开了一上午会议。推举出本县一位户族最大、家住南苏村的常成功，接干本县知县。据说他还再三推辞，不肯接事。原因是他怕支应不够新来部队所需的粮草。

我校西壁的文庙，忽然热闹起来，据说大殿上住着新来军队的马旅长。两侧厢房都住满了军官。

每次开饭时，他们总是先唱几句歌，我们细听几次，才明白它的词句：

“这些饭食，人民赐与，我们应该，为民谋利。帝国主义，人民死敌，救国救民，我们先吃”。

那时，我们还不了解这些歌词的意义。

三天以后，我们被通知到城南洛河岸的大河滩上去参加会议。

会场前面，横挂着红底白字的布匾，写的是“卢氏县军民联欢大会”。

台前左边，站着一队臂挂大刀、肩扛步枪的士兵。我们学生和三千名以上的群众，都坐在右边沙滩上，静听那细高身材、鹰嘴鼻梁的马旅长的讲话。

初次参加大会，加上他们都是陕西口音，我很少听懂。我只听清他们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。他们唱了一首歌子是：

“打倒列强，打倒列强，除军阀，除军阀。

努力国民革命，努力国民革命，齐奋斗，齐奋斗。”

接着，他们表演了队列，劈刀和翻杠操作。项项都是姿势雄健，动作整齐，观众们连声称赞。

过了几天的早上，照例是我们上读经课的时间。意外地我们陈堂长把两位军官引了进来。一位年约三十瘦脸细高身

材的人，堂长介绍他是旅部的余心清政治主任；一位二十多岁、中等身材、胖乎乎的黑圆脸，说是政治教官。陈堂长说他们文武全才呀，学识渊博呀，用十分恭维的辞句，赞扬他们。并且向我们说：“从今天起，这两位官长，每天早上和每天下午可以向你们讲课了。”这时，姓余的主任，在陈堂长退出教堂以后，用和善的态度，向我们询问了学习情形和本县物产及同学的家庭情况。接着他指着那位年纪较轻的军官说：“这位长官叫范同，以后是他负主要责任，帮助你们学习”。不料，这位范同军官，立即站在讲台上哈哈大笑地自我介绍起来：

“我叫范同，也叫“饭桶”。因为我学识不广，能力不大，可是饭量不小。吃面吃馍，都比别人本事高大，所以大家都称我为“饭桶”。他一说，同学们都觉得他虽是武装军官，确还平易近人，于是我们就很喜欢听这位新教师讲课。

余主任每天早上，给我们上课。他总是以讲故事方式，从“鸦片战争”说到林则徐；从“太平天国”说到洪秀全和曾国藩；从“戊戌变法”讲到康有为和梁启超；也从辛亥革命说到秋瑾、黄兴和孙中山。接着他就讲起三民主义来。他先在黑板上用正楷的字写出：

“民族、民权、民生，三民主义最分明，  
救国救民，全在前，努力去实行。  
一切民族皆平等，同志努力争！  
纵有武力作后盾，还须主义作先锋”。

说到三民主义，这位余政治主任，虽说那时没有发给我们课本，也没有印出讲文，但他用讲授现代史的方法，向我们节节叙述，同学们还是细心听讲的。连那些平时得空就大战

“车、马、炮”的同学，也愤愤而谈什么“国耻”和什么“不平等条约”了。至于读过八年私塾，历来听惯过尧、舜、文、武等明主圣君的我，这时听到“三民主义”也觉得比较公道而新鲜。只是过了三年之后，我到开封上学，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反帝同盟，才听到进步同学对我说过：“三民主义，糊涂到底，五权宪法，夹七杂八……”“民权主义、官僚运气”。而且还听说瞿秋白写过一本《对于三民主义的批判》一书，可是我终究没有机会读到过。

就在这事不久，有天上午，我们的陈老堂长，把我们两班同学集合起来，开始都以为他报告国家和学校大事。想不到年过六十，平时一贯表现道貌岸然的老堂长，这时也站在讲台上，花白胡须上下翘动，眼中还带着水亮亮的湿泪，说道“这学堂的堂长，我干不下去了。有人说我头脑‘糊涂、封建’，我不知道什么是‘糊涂、封建’，反正我干不下去了。我也得写信向我的土凯侄子通知通知（他的侄子陈士凯，当过陕西督军刘雪亚（即刘镇华）的财政厅长）”。当时，我们也感觉到这位老堂长已语无伦次。此后他再没有来校给我们讲过话。

奇怪的事情，接着传来。冯部军队初到卢氏时，临时推举接任的知县常成功，昨夜在衙门口花园里跳下井去，自寻无常。幸而被人撞见，从井中捞出，幸未淹死。并且还说：就是从前来为我们学校上过课的余心清政治主任，暂时代理干起知县官。

从此，我们学校里，除了算术，史、地教师照常上课外，“饭桶”（范同）教官成了主要领导人，他领导我们的学习方法，主要是从教学唱歌入手。记得他那次给我们上课时，先征求同学们谁会唱几个歌子？都会唱些什么？同学们

兴致盎然地有的唱了《燕燕歌》，有的唱了《春风歌》（都是当时初级小学歌曲）。我还是在私塾时，哥哥教我唱会一个歌子，歌名我忘记了，歌词我会背会唱：

“噫！我同胞，做奴隶，几时起？

自满州人，入中原，把发剃。

叹，二百八十年里做奴隶！

叹，二百八十年里做奴隶！”

我唱毕这歌子以后，记得“饭桶”教官很赞成。他还一句一句又向同学们讲解一番。接着他把“打倒列强”歌给我们抄出，讲清、练习唱好以后，又给我们抄出下面的歌子：

“工农兵，联合起来，向前进，万众一心。

工农兵，联合起来，向前进，杀尽敌人。

我们团结，我们前进，我们奋斗，我们牺牲，杀向那帝国主义的大本营！

最后胜利，毕竟归于我们工人农人兵。”

这个歌子，“饭桶”教官给我们详细讲解，并且教唱时音节准确，慷慨激昂。回想起来，他那时为什么没向我们说过苏联和十月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等名词，也许他以为我们都是年刚成童的高小学生，讲解多，理解不了吧！

以后，他还领导我们到四街作过几次游行、示威。在他的指挥下，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，举着红红绿绿的小旗，喊着“打倒帝国主义”，“取消不平等条约”的口号，唱着“工农兵联合起来”的歌子。我们七十多个同学，确实是生气勃勃，精神振奋，连一些平时爱唱：

“一思二爹娘，爹娘无主张，女大当嫁，怎么不想想，怎么不想想？”的那些落后学生，也天天研究起“八国联军入北京的奇耻大辱”呀，“旧军阀、新军阀尽闹混战”呀，

都关心起国家大事来。

“饭桶”老师，和我们相处熟悉了，同学们还不时到我校西壁文庙厢房他的住室聊天。蒋光赤（蒋光慈）的《少年漂泊者》一书，就是这时他借给我粗读一遍的。

有一天，他组织我们去街头宣传，学生们除四街四组外，还分配到十字街、衙门口两组。他把我分配到衙门口那一组里。我记得一站到衙门口的台阶上，下面就集合了三四百名群众。我不顾一切，讲了打倒贪官污吏和民选县长这一类话。讲后，我头昏脑胀地走下台来，观众还连续称好，不想散去。

回来后，“饭桶”教官还鼓励我说：“讲得好！”

不久，一天早晨我们在教室等了半天，竟反常不见“饭桶”教官来上课。可是我们思想中认为他迟一点总会来校的，这样说说等等一天过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全班同学照样在教室等候。经过半小时，还等不到。这样，我们自动把教官教给我们的歌子，一个一个练习唱了一遍。

第三天早晨，“饭桶”教官仍不见来。有个同学说：“咱们去文庙范教官的住室看看他”。我们六七个同学，怀着好奇而盼望的心情，说着笑着走进西隔壁的文庙，想不到我们刚走进门，忽然前面大喊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只见文庙院里，散散落落，有成十个士兵，都是背挎大刀，手持步枪，作瞄准姿势。临近我们的四个端枪士兵，如临大敌一样，走向我们身前，把我们个个从头到脚，细看一遍。他看到我们胸前都戴有高等学堂学生的徽章，才象疯狗一样大叫“滚开！炮打不死你们！”我们几个同学吓得不知所措，跑回学校。

一进校门，五十来岁的老校工叫李胡木的，才劝告似的低

声说：“你们真胆大，敢去文庙，看人家不敢打死你们。前天，军队的马旅长被人暗刺了，尸首还停在文庙内殿。平时给你们上课的范同教官和代理知县余心清，也同时失踪了。街上人暗暗地说，余主任、范同他们都是共产党。究竟是马旅长先把范同教官们杀害了，还是他们把马旅长刺杀后自己逃跑了，现在还说不清。你们真胡闹，现在敢去文庙，看人家不敢开枪打死你们！”

经老校工这样向大家说明情况后，我们惊惧得面面相觑。那时我的知识十分幼稚，初次听到共产党这个名词，还不了解他的意义。只是想起范同教官来到我们学校以来的行动和对我的教育，亲切感觉到他是个爱国爱民的人。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，并且初步觉察到马旅长迫害象“饭桶”教官这样的好人，他们的被人刺杀是合乎道理的。

现在想来，童年读过一些四书五经，思想异常封建落后的我，从范同教官的教育中，可以说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。

对于座落在千山包围，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漫漫长夜的卢氏山城来说，范同教官们在这里的一段革命活动，也算是金鸡唱晓第一声。

至于一九二六年冯玉祥是怎样接受“联共”后来又如何翻脸随之“清共”以及革命同志在这一变幻的历程中如何行动，容得再作调查。

作者原注：一九二七年五月间，武汉革命政府的北伐部队，在河南临颖大战中，击溃了奉系主力，著名的共产党员蒋先云是役英勇牺牲。北伐军旋即配合冯玉祥所率之国民革命军占领了郑州、开封等地。

六月十日，为反革命所动摇的国民军领袖冯玉祥，为

调解所谓“宁汉纠纷”和武汉政府的汪精卫等在郑州召开会议。会议的结果是：武汉政府北伐军全部由河南回师武汉，镇压工农运动，河南的军事完全由国民军担任。

郑州会议以后，六月十九日，冯玉祥与南京反革命政府的蒋介石等在徐州举行会议，签署反共、反苏、宁汉合作等反动协议。会后，冯玉祥电武汉国民党领袖，促使他们走上叛变的道路。

（以上摘自《中国革命史讲义》胡华主编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）

（待续）

编者按：符元亮，原名符慎。栾川县三川乡柳子村人。为我县最早的地下党员（1929年入党），一生历经坎坷，忠党爱国。曾任共青团开封市委委员、中共豫南特委书记、河南省工委委员兼共青团省委书记。后与党失掉联系。一九四八年又公开革命工作后任栾川县一期干部学校副校长、陕州专署文教科副科长，栾川县人民政府顾问等职。一九八八年一月病逝。其所撰革命回忆录《中野早春》一文，曾在河南省党史办公室所编纂的《党史通讯》上发表部分章节。本刊将连续发表其回忆录。本期先发表第一章《1929年的卢氏山城》一文以飨读者并作为对符老的悼念！

# 我所知道的“九指虎”

## 李德合同志

王占柱

李德合原是抗日战争后期太岳军区的战斗英雄。因他作战英勇，在一次战斗中伤断一指，故浑名“九指虎”。

他从一九四七年随军渡黄河后，辗转来到栾川。先后任大清沟区（八区）副区长兼区干队长、栾川独立团连长、二营营长、县大队副大队长等。在栾川人民中流传着他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。

### 《九指山》与“九指虎”

我和李德合同志初次相识，是在一九四九年春天。那时，我在三川小学任教，参加了区委组织的业余宣传队，到处演戏宣传，参加社会活动。因当时伏牛山土匪猖獗，原陕州地委有“分东西两路，将各股土匪赶至栾川聚歼”之

议。县长郝印吾为避免栾川人民少遭战火荼毒，力排众议，主张在栾川坚持斗争，支撑险局，经县委研究，划了六区（白土）成了二营（名义上是独立团二营，其实并无一营、三营）。任命李德合为二营营长，耿岱为教导员，并调三川业余宣传队到石庙参加二营成立大会，祝贺演出，扩大声势。

三川宣传队接到任务后，赶排了一出新剧《九指山》。内容是描述解放军某部一个连队，在参加“九指山”战斗中英勇作战，全歼守敌，群众支前拥军的故事。

记得当时的演出是在石宝口街，趁堰搭台，我扮演的是剧中的连队指导员。

演出结束后，营部首长在驻地招待宣传队，摆了三张桌子，每桌一磁盆猪肉粉条豆腐菜，还有一壶酒。另有一桌放了一大箩筐白面馒头。这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已经算是十分丰盛了。我们坐定后，教导员耿岱和一个瘦高个子面皮微黄的大汉走了进来。耿教导员，当过“卢栾大队”的教导员，在三川驻扎时在我家院中住过，比较熟识。这个大汉虽不认识，但无疑是位首长。他两和我们一一握手后，耿教导员笑着：“你们演得很好，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。你们演的戏叫《九指山》，真巧，咱们的营长叫‘九指虎’。今天叫‘九指虎’看《九指山》！戏里的连长要改成营长，就象是咱们营长的事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指着那位大汉说“他就是李德合营长，是战斗英雄，有名的‘九指虎’。”我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，请李营长讲话。而这位战斗英雄“九指虎”，却显得腼腆腼腆，摆着手说：“没什么好讲的。你们演得好！你这个老耿呀！别让我在这些‘秀才’们面前出洋相了！”接着开饭，教导员和营长都给我们一一敬酒，陪我们吃馒头。

头、大锅菜。

回到我们的驻地石宝口小学，同志们都议论着要给“九指虎”编个戏，让我执笔。我和当时的带队人校长李士隆去找耿岱教导员，商讨编剧的事。想叫他给我们提供素材。耿教导员告诉我们，李德合参加过太岳军区的战斗英雄大会。他是个“神枪手”双手能开枪，百发百中。日寇和伪军提起“九指虎”一个个惊魂丧胆。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些李的战斗故事，说他是个“孤胆英雄”。最后他说，他这个人脾气奇怪，提起打仗说象“吃蜜喝香油”，三天不打仗，手就急得发痒。每次战斗，他总是身先士卒，双手提两根盒子枪，带领战士们冲锋。组织上几次提拔他当指挥员，他都不干。说自己不是那块料，这次任命他当二营营长，张政委（县委书记张号同志）那县长没有少作难，最后不得不采取组织手段。他想了几天想通了，说：“求，干就干吧！当营长还凑合，遇上仗还能冲锋。团长以上可不是‘玩艺儿’，要坐指挥所，看地图、调兵布阵，没求意思！”

因为还要演出，我们上台化妆。第二天，耿李二位又到县里开会，我们又有别的演出任务，编剧的事只得暂时搁置起了。

我们没有写出李德合的剧本，但他的英雄形象终于被搬上了午台。一九五八年前后，他调任商丘军分区司令员。商丘地区的剧作者曾根据他的事迹编写剧本《九指虎》，由洛阳市豫剧一团演出，并参加了全省现代戏汇报演出。剧本后来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## “不打不成相识”

我在石宝口虽和李德合有一面之识，但那时我是个小教